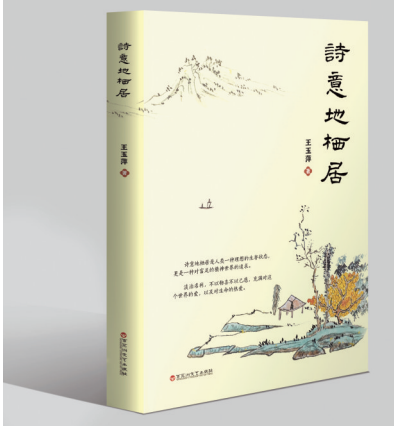


27° 黑黔地 文艺评论

率性而来 别有情怀

散文集《诗意地栖居》序

白桦



《诗意地栖居》

拿到王玉萍这部《诗意地栖居》散文集的书稿，依次读完，不仅兴味盎然，而且有了想要说些什么的感触与感动。

王玉萍的主要工作是电力市场化交易和市场营销。阅读与写作，是她的业余爱好。但她真心热爱文学，真诚地投入写作，业余时间几乎都以文学为伴，以阅读、写作为乐，这使得她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人生内涵也有了更多的延展，其文学写作也有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。她几十年笔耕不辍，取得了丰富的收获与成果，影响了身边许多人。

王玉萍写散文，是以这样的方式，记录其读书、读人、读生活的感受，释放自我情感，彰显心中大爱，并以此种方式与文学同道和读者交流互动。因此，这种立足点和目的性，使得她的散文写作朴实无华，挥洒自如，从而别具一种本真个性。这种个性的特点，就是在看似直率的表述中，传达出一种热爱生活的真挚深情和拥抱时代的澎湃激情，以一种大爱无疆的内在情怀，来感染人和打动人。

收入这部散文集的作品，虽然每一章节主题不同，但都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，读起来令人轻松愉悦，如沐春风。

第一部分“行摄匆匆”，从贵州黔东南的加榜梯田、大利侗寨、观山湖公园和万达小镇，到布达拉宫、纳木错和梅里雪山，以及四川的柳江古镇、街子古镇和厦门的鼓浪屿、三亚的亚龙湾，作者带着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惬意心境，向人们兴致勃勃地描述着眼中景致之秀美，祖国山河之壮美，文化底蕴之厚，在她马不停蹄地探访和美不胜收的文字中，又蕴含着“天人合一”的人文意味的美学观。

徜徉在这种美景的欣赏与品鉴中，人们也会感叹美的风光为何总与作者不期而遇，她何以总是与美的事物形影相随？其实，在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和一篇篇美文背后，是作者善于发现美、捕捉美。罗丹曾说过：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”作者总能与美邂逅，秘诀就在于她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如要进一步探究，那“发现美的眼睛”里，当是热爱和探求美的事物的心灵。发现美，描述美，赞美美，都是美的心灵的自然外化和必然折射。

第三部分“亲情如山”，主要描写作者关于姥姥的记忆、父母和婆婆那些令人难忘的故事，以及陪伴儿子成长的深情历程。亲情何以如山，经由作者细致描述的具体场景，令人过目难忘，感动不已。如最有姥姥的味道的系列面食，记忆中最好吃的面疙瘩汤，姥姥最有成就感的是“带大了小女儿的4个孩子。”姥姥的吃苦耐劳、勤劳、贤惠与善良，尽在文字中，彰显出作者的一片深情。父亲牢记党员使命、一心为公的事迹，母亲在细碎唠叨中的无限关爱，都从不同层面写出了父亲、母亲寓不凡于平凡中的伟大。在与儿子一同成长中的感受，享受自己做母亲的付出与幸福，是作者表述最为充分的感人篇章。

儿子对于母亲的优点、缺点进行认真而准确的评判，体现了小时候儿子的懂事与善良，而作者以陪伴儿子成长为己任，并以思想交流为主引导儿子的点点滴滴，把母亲的深情厚爱与教子有方表露无遗，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藏不住的幸福与满足，领略了这种既是至亲又是挚友的母亲之情，你不能不为之感动，为之钦佩。

第四部分“享受阅读”，以文学笔记和读书随笔的形式，记述了作者阅读中外作品的感受与感悟。显然，“一年读六七十本书”不只是一种书本数量的积累，更有内在生命质量的凝聚。作者读书的品类多以文学类书籍为主，文章中提到许多当代作家和作品，不少都是我曾打过交道或较为熟悉的。

这些文字让我得以重温与他们的交往，也看到了作者对于他们的文字深切而独到的理解。如说杨绛先生：“在失去钱钟书和钱瑗两个最爱的人之后，依然独自坚持在这个世界上活了18年，如果没有书籍，没有文学创作，她不可能做到到了百岁依然思维敏捷、精神矍铄。”说到路遥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：“他不只是用心创作，甚至是在用生命创作。”“一切创作的动机，是对文学近乎虔诚的朝圣之旅。”这些评说，话语虽然不多，但一语中的，很有见地。蕴藏在这样一些真切感受、中肯的评说里的，是作者善解人意、更深谙文学的情怀与慧心。而这，正是读书与读人之中，更加重要，也更为难能可贵的。

由这部散文集，我们了解了作者王玉萍爱游历，爱亲人，爱读书，爱写作，这些看起来很多的爱好，其实都可归结到一起，那就是怀着高远的理想，抱着热切的希望，热爱美好的事物，热爱美好的生活。正如她自述的那样：“无论生活中是快乐还是忧伤，是幸福还是痛苦，只要有艺术，有阅读，有文学创作，于我而言，便是将生活过成诗意地栖居最充分的理由。”

正是秉持这样一种审美心态与乐观姿态，积极面对现实人生，热烈拥抱当下时代，诸多“小爱”，汇聚成一个大“大爱”，或者说，一个大“爱”，统领了诸多“小爱”，使得她的散文写作，一如她的现实人生，率性而来，别有情怀。

王玉萍第一本散文集《如歌》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用了20年时间才完成。《诗意地栖居》这本散文集，作者又花了10几年的时光，纯粹利用业余时间创作。这让我十分感慨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只有细细品味生活，只有坚持阅读，笔耕不辍，才可能创作出如此打动人心的作品来。

相较于专业作家的散文，王玉萍的散文不拿样子，不端架子，直抒胸臆，以率真的表达与读者谈心，显然更接地气，更有灵气，更能打动人心。这样的散文细细读来如春雨润物，令人感觉亲切自然，因而喜爱。

是为序。
(作者系知名文学评论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)

诗意的流年和人生的镜子

—— 诗集《镜·流年》品读

徐必常

上。我倒是认为，这诗只适合意会，不适合解读。

继而诗人让“镜中人”登场，这是诗集的第三卷，居于中位，想必向读者呈献的，是核心元素。

读着这一卷诗时，我特意放慢了速度。实在是想快，但快不起来。因为这卷诗的题材不管是在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，都不适合奔跑式阅读。诗人借古，也观照当下，不管是古今，诗人都把诗中的事物当一面镜子，通过一面面诗的镜子反射出光的清洗，让诗人更加富有情怀。最难得的是，诗人的情怀是及物的，他追寻的是“知行合一”，从而让这一卷诗的结点，最终落墨在《清理工》上。

在阅读的时候，我也试着做一做“镜中人”，从“李白”开头，到“父亲”生病，再到“读圣贤书”，读着读着，感觉我们的生活，或许就是我们的对立面，而这对立面，真是一面镜子，这镜子照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好在诗人终归给了读者一条“活路”，在接下来“冉冉云”这一卷里，诗人让读者轻松了些。

写干了东海水

用完了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

这是《比喻》开篇的两行诗，诗一开头就用足了力道。继而可以把诗情跳到《蝴蝶泉》去，感受另一首诗的开头和结尾。

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：揭掉生活冰雪的人心是一处秘境

而结尾又是这样的诗行：

每日绕泉而过的人 掩住四月的涌动
变成一株四季桂
传遍满身香 不语
我特意只摘抄了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，自然是觉得，读者也可以尽情地融进这诗意的气氛中来。

而诗人可能是有意不让读者“消停”，接着又弄了一卷“乌夜啼”。

蛛网破败
墙体的裂纹在延伸
残灯将熄 暗影巨大

墙上钉满钉子
一个个都结仰着脖子
没有规律地发着幽蓝的光
蓝光如潮流暗涌

这些年 我试图关上
留住些阳光 在窗台种几盆花
守着 安静地落暮

可风总是粗暴地将门推开

这首名叫《灵魂里的景象》，诗人起起散散写了十八年，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，比贾岛的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还用心用情。要是说“流年”，这首当然最是流年之诗。

有趣的是这一卷中有一首诗叫《阴谋》：秋寒高涨起来
火从自然界退进身体

火总在身体里躲躲藏藏
正在策划一次阴谋行动

阴谋寻求满足
被你们误解为爱情

我倒是第一次见着通过“误解”来表达的，反正是读起来有趣，读来会让人会心一笑。

而“九回肠”这卷，我认为不得不读的诗是《男人的胸膛堆满雪花》，因为诗中的男人既包括郑愁予、海子，也包括诗人自己。诗如诗中所云，前者是走过了的，“再不与任何诗人相遇/就成了水深火热中的男人”，而后的他，“一边吃斋念佛 一边在红尘奔走/男人的胸膛堆满雪花”。诗人写自然是担当，所以在诗的结尾，“男人一夜醒来/雪花堆满胸膛”。

而《真相》写的却不是真相，是误解：

我们常用雪误解冬天
用生活误解生存
这样误解了一生
误解便成了真相

为什么我们会对生活的误解越来越深，细想起来，或许是生活中没有明镜对照。

在刘向修的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中，记录了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：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那么以诗为镜呢？或许在《镜·流年》一书中能找到答案。

《镜·流年》一书共收录了诗人165首诗，每一卷都根据主题选用一个很有古典韵味的卷名，古今结合，既典雅又不泥古。诗的书写与真实的人生，如同真人与镜子中的自己对照，真实与幻影互相交叠，首首都是诗人珍爱的镜子，更是诗人生活的态度。

而最好的生活态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让我来回答，必然是诗意的栖居。也就是说，生活可能并不富有诗意，但我们有着诗意的生活态度。

(作者系诗人，贵州文学院作家)

吟唱星辰大海 倾情书写时代

—— 新编现代京剧《天眼》观后

李晶

的浩瀚之感，又守住了传统艺术的韵味。

宏大气象与人间烟火的交融

剧作以双线叙事编织出科学史诗的经纬：一条是南仁东夫人郭家珍的追忆视角，温暖细腻的描绘彰显了科学家人性的温度；另一条则是南仁东从1993年国际会议受挫，到12年选址、10年攻坚的“天眼”筑梦之路，恢宏的时代感映照出宏大波澜的气象。这种设计让时代精神具象化，拥有了人性的温暖。郭家珍的“小闹钟”承载着夫妻间相濡以沫的牵挂，柴火奶奶院中堆积的柴火是村民无言的支持，而“萤火虫与星星的对话”则以童真视角叩问人类探索宇宙的永恒命题。当国际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合作项目之外时，南仁东那句“没有国际支持，我们就自己干！”的誓言，将个人理想升华为民族精神。当演员唱出“南仁东押上余生建栋梁”一句时高亢有力，直击观众内心，唱出了时代的精神，唱出了拼搏的斗志。铿锵有力的唱腔伴着观众情不自禁的掌声，时代精神的感召又一次具象化。

科学精神与艺术审美的共鸣

《天眼》的舞台光芒，源自幕后5年如一日的匠心打磨。领衔主演冯冠博身兼贵州京剧院院长，这位“梅花奖”得主将科学家“执一事终一生”的精神融入创作的过程。为精准还原历史，他与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平塘采风调研，拜访南仁东的同事与村民，在科研文献与民间记忆中反复打磨，将角色从选址时的壮志满怀，到攻坚时的眉头深锁，再到病中凝望星空的苍凉手势，皆用扎实的“唱念做打”功夫展现。导演的叙事、编剧的用词、作曲者的创新、舞美团队的执着，让这部吟唱科学家的京剧，获得了科学精神与艺术审美的共鸣。

《天眼》用京剧的东方美学生动描绘了人民科学家的形象。剧中尾声处，万千星辰汇聚成南仁东的头像，此刻，“中国天眼”不再只是贵州群山间的物理存在，而升华为一个民族以创新与坚守展现的精神名片。面对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和无数鲜活生动的故事，文艺创作需要自觉融入时代，真切感知时代，倾情书写时代，用精深的思想、精湛的艺术、精良的制作描绘真切可感的新时代。在《天眼》的剧场场景中，我们目睹了传统文化对时代精神表达的可能：那些穿越

百年的唱腔身段，与射电望远镜的钢架结构共鸣，在新时代的书写中焕发新的魅力。恰如FAST本身——当它凝视137亿光年外的宇宙深空时，亦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，投射进人类探索未知的无限疆域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，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、研究员)



《天眼》剧照。

本版责编：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：邢瑞平 陈欢欢